



□ 刘维杰

中国不会亡，中国不会亡

近期上映的电影《八佰》，再次将国人的记忆拉回到淞沪战场，观影过程中，有首旋律一直在我耳畔回响：“中国不会亡，中国不会亡，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；中国不会亡，中国不会亡，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……”谢晋元副团长率领下的“八百壮士”，在丧师失地的艰难时刻，鼓舞了国民的斗志；四行仓库升起的国旗，在十里洋场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军民的抗争精神。作曲家夏之秋当时也深受触动，写出了混声四部合唱曲《歌八百壮士》，这首歌反复高唱“中国不会亡”，简短有力的歌词坚毅无比。举目四望，“四方都是炮火，四方都是豺狼”，但是壮士们“宁愿死，不退让，宁愿死，不投降”。可谓行动伟烈，气节豪壮。谢晋元也是黄埔四期生，电影《八佰》里，战斗间歌，有几位年轻官兵唱起《黄埔校歌》，“打条血路，引导被压迫民众……”抗日战争中，当年国共合作培育出的黄埔青年共御外侮，已经成为高级将领的左权、赵尚志和戴安澜等先后为国捐躯。不同于《黄埔校歌》激昂雄壮的进行曲风格，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》的曲调活泼中兼具铿锵有力的节奏，彰显了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的校训。“黄河之滨，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。人类解放，救国的责任，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。”大批朝气蓬勃的爱国青年汇聚延安，有的进入抗大学习后成为八路军、新四军的骨干，他们“像黄河之水，汹涌澎湃，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”。

战争艺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，有些抗战歌曲聚焦以弱胜强的英雄群体，歌颂他们以简陋的装备坚持斗

争。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，29军的大刀队就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过白刃格斗，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大刀队再次上阵，年仅23岁的麦新创作出了《大刀进行曲》，以慷慨激昂的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开篇，连续高呼“抗战的一天来到了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”，将满怀的悲愤倾泻而出。随着敌后战场的开辟，《到敌人后方去》(1938)号召军民“今天攻下来一个村，明天夺回来一座城”。《游击队歌》(1938)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歌颂了人民战争的壮丽，“我们都是神枪手，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；我们都是飞行军，哪怕那山高水又深。”然而，乐观精神的背后却是缺枪少弹的无奈，29军组建大刀队是因为装备不足，敌后武装甚至使用弹壳回收制成的复装子弹，这都是中国艰苦抗战的真实写照。

牺牲已到最后关头

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，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，因为“说什么你的、我的，说什么穷的、富的。敌人杀来，炮毁枪伤，到头来都是一样”(《流亡曲》)。1931年由韦瀚章作词、黄自作曲的《抗敌歌》，是中国第一首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歌曲，面对“九一八事变”后国土的沦丧，作者质问道，“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，我们四万万同胞”！《旗正飘飘》(1933)痛感“东亚病夫”与“一团散沙”的危局，唤醒民众“快奋起，莫作老病夫；快团结，莫貽散沙嘲”。《毕业歌》(1934)勉励青年学子“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，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”。在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之时，《救亡进行曲》(1936)号召“工农兵学商，一

齐来救亡，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，走出工厂田庄课堂”。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》(1936)宣扬“中国的人民一齐起来救中国，所有的党派，快快联合来奋斗”，呼吁国人不分党派、不分职业阶层，要奋起救亡。

抗战音乐还力图破除“当兵吃粮，卖命拿饷”的旧观念，引导国民以“当抗日军”为荣，以救国为己任。从孩童视角的“手拿小刀枪，冲锋到战场……不怕年纪小，只怕不抵抗”(《只怕不抵抗》)，到青年恋人送别的“延水清，延水浊，小妹子来送情郎哥，哥哥你前方去打仗，要和鬼子拼死活”(《延水谣》)，再到“母亲叫儿打东洋，妻子送郎上战场”(《在太行山上》)，都反映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。《河边对口唱》借“拿锄头，耕田地”的张老三和“在东北，做生意”的王老七之口，讲出了普通人心中“有家不能回，仇恨在心里”，他们最后决定为国家当兵“一同打回老家去”，体现的也是保国便是保家的现代国家观。

新的长城万里长

中国的抗战音乐可谓刚毅坚卓而又饱含温情，除了歌颂军人的牺牲，还刻画出人民的苦难与觉醒。一曲《铁路下的歌女》(1935)，道不尽底层歌女“为了饥寒交迫，我们到处哀歌”的不幸与愤懑，是啊，“谁甘心做人的奴隶？谁愿意让乡土沦丧？”“流亡三部曲”(《松花江上》《流亡曲》和《复仇曲》)聚焦流浪的难民，歌词里多次出现“爹娘”，将故土幻化成最亲近最朴实的高堂双亲，可谓椎心泣血。正如《松花江上》所哀叹的“爹娘啊，爹娘啊，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？”当时谁又能想到，自九一八

起，这一流浪就是十四年。《流亡曲》弥漫着自责与悔恨，“流浪到哪年？逃亡到何方？”《复仇曲》则摆脱流浪与逃亡的基调，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宣告救国的决心：“我们有没有力量？有！我们有没有决心？有！”因为“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，都是我们的兄弟；爱好和平的国家，都是我们的朋友”。

兵民是胜利之本，觉醒了的中国是不可战胜的。“万里长城万里长，长城外面是故乡。高粱肥大豆香，遍地黄金少灾殃……”2014年11月，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冬奥会的宣传片把《长城谣》作为背景音乐。这首诞生于1937年的歌曲，亲切舒缓的旋律流淌出物阜民丰的塞外风光，苍凉悲壮的歌词浸染着骨肉离散的没齿难忘。“四万万同胞心一样，新的长城万里长”。正如《在太行山上》(1938)用先舒缓后强劲的节奏展现了“千山万壑，铜壁铁墙”之间，“红日照遍了东方，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。”这也是我们对独立自由的神圣信仰。列宁格勒围城近三年，肖斯塔科维奇创作出《第七交响曲》(1942年首演)记录下苏联的英雄之城；而在中国贫瘠的黄土高原，在更早的1939年就以《黄河大合唱》《生产大合唱》传达出华夏文明的不屈。“二月里来呀好春光，家家户户种田忙。指望收成好，多捐些五谷充军粮。”《二月里来》以悠扬动听的旋律描绘恬静美好的田园风光，即便现实是日寇残酷的封锁和扫荡，因为朴实的人民相信，“种瓜的得瓜，种豆的收豆，谁种下的仇恨他自己遭殃”。



藏书与读书

□ 汤 亮

偷得浮生半日闲时，我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整理书房。家里的书房并不大，只是书籍堆放得比较散乱。因为平日经常随意抽取，随意翻阅，大多没有放回原处，所以隔些日子就要整理一番。

书房里的书籍，没有什么孤本珍本，绝大多数都是觉得似可一谈，或者听朋友说写得不错，随手购买的。有些书买来后，过些日子静下心来阅读，却往往感觉“不过了”。整理书房时，这一类书籍就要清理出书房，放到储藏室去。积得多了，就搬到单位图书室去，让喜欢它的人阅读。

古人形容朋友圈，有一句鞭辟入里的话：白首如新，倾盖如故。书房里的书，好像也有点这个味道。有些书在书房里放了很久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就是提不起阅读的兴趣；有些书虽然刚刚买来，但却成了经常翻阅的“床边书”。

每次整理书房，我都要给散乱在四周的书籍重新分类。第一类是常备的专业书和工具书，第二类是我喜爱的研究古书画的书籍，第三类是必读的有价值的外中名著，第四类是熟悉的友人馈赠的签名本书籍。这四类书籍是要摆列在书橱里，好好保存的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两类书籍要放在书桌上，一是刚买来尚未开卷阅读的书，二是还没有读完的书。这些书，将陪伴我度过一个寂静的夜晚。

在私宅中，如何布局一间书房？我历来持三个原则：一是书房

空间无须大。天地太宽敞了，反而容易散神漏气，不利于聚精会神地读书。二是藏书不在多，但求其精。虽说“坐拥书城”是一个读书人的梦想，但世上的书太多了，若“拥书”而不去读，那只是风景线，是给别人看的，没啥意思。三是藏书贵在读，更贵在用。陶冶性情、增长见识、学以致用，这三者是一条有价值的“读书链”，缺一不可。

许多人置办了新居后，一般都喜欢腾出一个空间，把它当作书房。窗明几净，书橱高耸，厚厚的精装本书籍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，却往往会沦为书房的“软装饰”。

历朝历代的读书人，都有“家藏万卷书”的愿景，有的甚至以“藏书”为几代人的追求，为子孙和民族保存文脉。但是，我也发现一个很有启发的现象：从总体而言，历史上那些家里藏书很多的人，往往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传承的贡

献，反而不如那些家里藏书不多的人。

藏书多，并不等于读书多；藏书少，也并不等于读书少。关键是要明白一个道理：藏书是为了读书，读书是为了致用。

譬如说，北宋苏东坡当然读书很多，知识面很广。但他的一生，接连被贬，漂泊四方，随身所带的书籍并不多，更甭说什么雅室藏书了。他在颠沛游离中，却写下了很多流传千古的名诗名词名篇。他为了勉励一位落榜学子，曾专门写了一首诗，诗中不仅回忆了他当年的苦读情景：“我昔家居断还往，著书不复窥园葵”，还传授了一条读书的心得：“旧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子自知”。

可见苏东坡认为，已经读过的有用的好书，是值得经常再去读读的。“熟读”的目的是要“深思”，这样才能变成经世致用的学问，那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。



□ 王 宇

月亮升起来了，黄黄的，像一只薄薄的金黄月饼。地上，黑的、白的界限清清明明，树影摇摇晃晃。村庄上静得很，庄心河银晃晃地流着，水声脆脆地唱着。

我们出发了，外婆家里的小狗小黑也跟着在后面。干什么？偷月饼！偷东西，肯定不是好人，连狗见了也要咬。但在红蜻蜓故乡，却是古朴淳厚的乡风。中秋晚上，每家每户都要焚香敬神，“中秋不敬月，出门遭雨雪”。在自己家的天井里，小桌上供上几只月饼，一大碗煮熟的老菱，一管长长的整藕，点燃一炷香，主人在缭绕的烟雾之中作个揖，说几句吉利的话，然后便回到屋里睡觉，一任月光和清风欣赏品尝。倘若黎明时节，月饼不见了，那最好，全家都高兴。

不知怎的，这乡风渐渐不那么浓了，人们对它有些“淡”。已有好几年吃不上月饼了，连糯米元宵也有点勉强了。听说，藕塘填了，水面上，只能放水浮莲，吃不到菱了，糯稻不种，自留地也只能偷偷地栽。我和弟弟、妹妹就只有靠“偷”了。原来还可以多“偷”几家，现在“偷”不到了。我们只有到月婆婆家去了。

月婆婆，人说她是个老姑娘。我也不懂什么意思，只晓得有一个人住在那又破又矮的小草棚里，是“五保”。她是一个盲人，但走起路来像明目人一样，从来没有跌过跟头，每天还到河边拎水回来用。她靠搓绳卖几个零用钱。每年中秋，月婆婆总要备十几只月饼供月亮，而“月神”对她又特别“给脸”，每次总要吃得光光的。

踏着一路水似的月光，我们几个来到了月婆婆的家门口，悄悄蹲在她屋前的草丛中。月婆婆从草屋里出来了，她瘦精精的，满头银发，双手端着两只大碗，黑乎乎的，大概是刚出锅的老菱，放到供桌上。真怪！哪来的老菱？心急的小胖就要下手，我忙按住他。月婆婆又出来了，颤巍巍的双手捧的，是月饼！好像掉了一片饼屑子，月婆婆拈起

往嘴里送，又停在半空中，放回，将缺角凑上，那股诱人的油香和甜味散布在空气里，骚扰我们的胃。月婆婆双手作成拱状，向东天那团圆月作了个揖，然后喃喃自语：“月公公，今年我搓的草绳价钱低，只能买四只，让你挨饿了，明年，再多买些补给你。”

声音很低，很虔诚，我们都沉浸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。许久，我们都没有敢动，我们有点想回家了，身上凉润润的，下露水了？

月婆婆拿出一张小板凳和一捆捶熟了的稻草，搓起绳来。一股金黄的小溪从她两掌之间涓涓流出，她轻轻哼起了一首古老的歌谣：

凉月巴巴，照见家家；
家家欢乐，天天吃粳……
我们静静听着。许久，她放下手中的活，走进屋里，好像睡下了，好像是在叹息，一撮金色的草绳愣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我想起了什么，挪了一下身子，又往回一缩，又挪了一下，最后爬出草丛，蹑手蹑脚地走近小桌，将四只月饼捧到手上。小胖和我弟弟跑来帮忙抓菱角，谁知慌忙之中将两只碗碰倒在地，清脆的声音划破寂静的夜。月婆婆的白发在窗口出现了，我们好像看到了她的笑容……

如今，月饼品种繁多，且属于高热量的食品，孩子们也不会盼着吃了，每年中秋前后，女儿看我早饭都用月饼当主食，就说：爸爸，高糖高油、少吃。我说，我吃的是童年记忆。

(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)

